



开放空间

——人性化空间

[英]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编著
彭妮·特拉夫罗

章建明 黄丽玲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开 放 空 间

——人性化空间

[英]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编著
彭妮·特拉夫罗
章建明 黄丽玲 译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撰稿人名单

彼得·阿斯皮诺尔 (Peter Aspinall)：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拥有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心理学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他在爱丁堡艺术学院从事建筑学和景观建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来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城市环境学院前，他曾被任命为爱丁堡艺术学院环境研究部主任及学院研究部主任。除担任开放空间研究中心副主任外，他还是一家新的视觉残障人合作研究中心“第三视觉中心”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他为残疾人全面接触和环境设计引入新的课程。目前他是爱丁堡大学名誉研究员及赫里奥特-沃特大学视觉和环境学的名誉教授。

西蒙·贝尔 (Simon Bell)：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副主任和林业学者及景观建筑师，曾就读于威尔士、班戈和爱丁堡等大学。他是森林和公园景观及大型景观评估和设计方面的国际专家。他的研究重点包括景观和娱乐规划及设计，他写过好几本书，由泰勒和弗朗西斯出版社出版。他在英国、加拿大、美国、爱尔兰、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承担过许多研究项目，他也是爱丁堡生命科学大学景观建筑系的副教授。

尼尔达·G·科斯科 (Nilda G Cosco)：包容性设计倡导的协调人，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自然知识倡导”（设计学院的一个研究辅助设计、专业开发、培训和宣传单位）的研究副教授和教育专家。斯科斯博士拥有萨尔瓦多、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等大学的教育心理学学位以及爱丁堡艺术学院/苏格兰赫里奥特-沃特大学的景观建筑哲学博士学位。她关注户外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如肥胖症、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注意力作用以及生活福利等。她目前的研究得到全美环境健康科学协会（NIEHS）、全美科学基金会（NSF）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支持。科斯科博士与人合著《大城市里孩子

玩乐的权利》（Child's Right to Play in Large Cities）（西班牙文）、《我们的居民区就是那个样！》（Our Neighborhood is Like That!）、《在城市化世界里成长》（Growing Up in an Urbanizing World）（Chawla, ed., 2002年）（Earthscan, 2002年）以及《自然福利：儿童花园疗法》（Well-being by Nature: Therapeutic Gardens for Children）（美国景观建筑师学会出版社，2006年）。

凯瑟琳·芬德利 (Catherine Findlay)：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员和合格的职业疗法专家。目前的研究项目包括：寻路和游客信息（森林委员会）、耳聋游客游乡村（苏格兰自然遗产）、大众场所和坎布里亚郡的野生物（英国自然）、综合性解说（伊登工程/感官信托基金）以及园艺疗法评价（Thrive）。

扬·盖尔 (Jan Gehl)：建筑师，哥本哈根丹麦皇家艺术学院建筑学院的城市设计教授和公共空间研究中心主任。他也是“盖尔建筑事务所ApS - 哥本哈根城市质量咨询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他的国际活动包括在爱丁堡、多伦多、卡尔加里、墨尔本、珀斯、伯克利、圣何塞、奥斯陆、德累斯顿、弗罗茨瓦夫、汉诺威、瓜达拉哈拉、维尔纽斯、开普敦和哥斯达黎加等地的大学任教，其咨询业务遍布伦敦、爱丁堡、墨尔本、阿得雷德、珀斯、惠灵顿、开普敦、安曼、苏黎世、里加、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哥本哈根等城市中心。他的出版物包括《交往与空间》（Life Between Buildings—Using Public Space）（以15种文字出版）、《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哥本哈根》（Public Spaces, Public Life, Copenhagen）*（1999年获美国EDRA/PLACES研究奖）以及《新城市空间》（New City Spaces）*（由哥本哈

* 这三本书的中文版均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于2002年、2003年出版。——编者注

根丹麦建筑出版社2001年以6种文字出版)。扬·盖尔以其对城市规划的杰出贡献被国际建筑师联合会授予帕特里克·阿伯克龙比勋爵奖。同时也奖及爱丁堡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

特里·哈蒂格 (Terry Hartig): 瑞典厄普萨拉大学心理学系及住房和城市研究学院应用心理学副教授, 他也拥有挪威生命科学大学植物和环境科学及景观建筑和空间规划系的环境心理学副教授职称。他应用实验和流行病学的方法力图评估和解释在自然环境中健康资源的价值。

艾丽西亚·蒙塔津诺 (Alicia Montarzine): 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城市环境学院的讲师和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建筑师和景观建筑师; 拥有城市和区域规划的硕士学位和环境心理学的哲学博士学位。在成为瑞典的独立研究咨询员前, 她曾在阿根廷担任过公共工程部主任和医院设计师。她也在波多黎各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城市运动中从事过研究工作。她目前的研究领域涉及开放空间和视觉障碍认知及建筑环境安全认知, 她现在也是综合环境接触和设计的负责人, 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开设的一门CDP课程, 旨在培养残疾学生成为环境参与的监审员。

罗宾·C·穆尔 (Robin Moore):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景观建筑教授和自然知识倡导部主任; 城市设计师和设计研究员, 专攻儿童和家庭城市环境。他以前在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任教过。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城市中成长”国际研究团队的成员, 特别参与了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和约旦安曼的项目。他拥有建筑学(伦敦大学)和城市及地区规划(麻省理工学院)方面的学位。出版著作包括《自然知识》(1997年)、《观赏植物》(1993年)、《导则的作用》(1987年、1992年)和《童年天地》(1986年)。

劳里·D·奥林 (Laurie D. Olin): 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建筑和地区规划的实习教授, 也是费城奥林合伙人事务所的创始同仁。因景观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方面的著述而获得布雷德福·威廉斯奖章。他还是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及美国艺术和文学学院的成员。

凯瑟琳·索思韦尔 (Katherine Southwell): 爱丁堡艺术学院/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名誉研究员。她的研究重点为室内和室外环境使用者体验以及观察或研究方法在环境-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拥有景观建筑的哲学博士学位。

杉山武美 (Takemi Suglyama): 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口健康学院癌症预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 目前的研究项目涉及身体活动和久坐行为的环境决定因素。他拥有工程学士(名古屋)、建筑硕士(弗吉尼亚理工学院)和环境-行为研究的哲学博士学位(悉尼)。

彭妮·特拉夫罗 (Penny Travlou): 从事社会学和文化地理的合格研究者, 以前在雅典国家技术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工作过。研究重点在文化/城市地理领域, 拥有达勒姆大学(英格兰东北部城市)地理系哲学博士学位。自2002年以来她一直以研究员身份在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爱丁堡艺术学院/赫里奥特-沃特大学)工作, 其中包括在爱丁堡的一个对青少年利用和认知公共开放空间的研究项目。由于这项研究她荣获一项“早期创业研究奖”(爱丁堡艺术学院), 一项“小型研究奖”(卡内基信托基金), 并和沃德·汤普森教授一道, 同获英国学院的“共同活动奖”。她在多次国际会议上报告了她的研究工作, 她也是在苏格兰的“国际游乐协会”的副主席。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Catharine Ward Thompson): 爱丁堡艺术学院的景观建筑研究教授, 也是开放空间研究中心主任——户外环境全面接触研究中心——设在爱丁堡艺术学院和赫里奥特-沃特大学

内，并领导该学院的景观建筑哲学博士项目。她还是名为PDGO（户外活动综合性设计）的多学科研究协会的负责人，该会和索尔福德、牛津布鲁克斯、赫里奥特-沃特以及爱丁堡等大学合作，重点关注老年人生活质量。她是由斯特拉克莱德大学领导的“苏格兰体育活动研究合作机构”（SPARCOLL）的活跃分子，也是景观学会和促进艺术品制作及商贸的皇家学会（RSA）的成员。

朱迪·林·翁（Judy Ling Wong）：“黑色环境网络”的负责人。该组织跨部门工作，把对社会、文化和环境的关注整合在一起，朱迪是社会包容性政策的主要代言人，广泛致力于多个部门的工作，独特地

置身于把整合法引导到环境参与中去。

肯·沃波尔（Ken Worpole）：自由职业者作家和环境主义者，也是英国政府的“城市绿色空间力量”的成员。他是建筑和建设环境委员会及遗产彩票基金会的顾问，他最近的著作《最后的景观：西方的公墓建筑》，2003年由比克顿书籍出版社出版，他的其他出版物详情可查寻 www.worpole.net。

约翰·蔡塞尔（John Zeisel）：索尔福德大学城市环境学院的访问教授和马萨诸塞炉石老年痴呆症康复有限中心的总裁和共同创始人。他是《设计探询：建筑、室内、景观和规划环境/行为/神经科学》一书的作者（W·W·诺顿出版社，2006年）。

序

劳里·D·奥林

最近，一家博物馆里的一把3000年前埃及制造的椅子吸引了我，它比例匀称，结构精美，看起来就好像是昨天做的一样，坐上去想必很舒服。椅子旁边有一副同时代的手套和一些其他日用品，包括几个面包，要不是它们是变质了的几千年前的面包这一事实，还可能误认为是从不远处的面包店里偷偷带进来的呢。这些人类制品多么永恒不变啊！人类生活、需求和食宿的延续性极其明显，古代人和我们何等相似乃尔！

然而，他们同我们也有不同的地方：从文化意义上说，大多数古代人的世界观和志趣和今天的人们几乎没有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种植的麦子和棉花和今天在同一河谷里生产的极其相似，但当时没有汽车、高速公路、电子放大音乐和祷告；没有带霓虹灯的高层公寓大楼；没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新闻和MTV等非传统的生活方式。简言之，不管我们和古代人有多少相似之处，我们却在生活、思考、工作和娱乐方式上大不相同，就如今天人们在世界各地旅行一样，尽管全世界人们有许多共有的东西，但显然，即使那些有着共同文化历史的人们，却在不同国家的居民间存在着根本差异。我们每天只需打开报纸，读一读时下那些悲惨事件，都缘自这些差异、误解和在需求、愿望和价值观上认识的分歧。

几乎不言而喻：一方面仍然是群居的灵长类动物，有着原始的生理需要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又高度发展进化，不断地在改变文化社会信仰、价值观、需求和欲望，尽管如此，但有关人类环境设计，仍然存在（即使是少量）一些永恒持久的真理。同样似乎是，适用于一个时代或地区的某些东西，绝对只适用于这个时代而不适合于另一个时代。

这儿收集的想法缜密、且常带挑战性的论文（有时甚至是反直觉的）支持上述这些结论，但远远超出了一般性，它们的价值，就在于其独特性和明

确的洞察力，而不是笼统的结论。在这儿我们能够发现明确的甚至是大胆的结论，在许多案例中，值得任何从事实际规划、设计、委托或管理我们部分物质世界（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人进行宣传和吸收的。

思考缜密的人，从远古甚至在古代近东更早的时代起，就一直考虑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维特鲁威（Marcus Vitruvius Pollio）在他写于公元前1世纪的《建筑十书》中总结了大量有关规划和设计主题的理念，在许多有关城市街道及建筑规划和方针的中肯言论中，他说道：

“在柱廊和露天之间的中间空间应该用绿色东西装饰，因为在露天下行走十分有益健康，尤其对眼睛有好处，来自绿色东西净化了的空气，借助身体活动得以进入，产生一种优美的形象。并通过清除身体中的不良情绪，减少过剩、分散和降低身体难以承受的过剩的东西。”

——Vitruvius, Book 5, Chapter 10, paragraph 5, translated by Morgan (1914)

虽然语言和阐述不一样，弗雷德里克·劳·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Law Olmsted）19世纪在美国写道，本书也有许多作者认为并力图弄清，新鲜空气、自然因素和特种开放空间为什么和如何改善生活和健康的，能够解释那些看似如此明显却又神秘莫测的精辟见解的事实根据到底是什么？

维特鲁威把许多设计主题极好地归纳成三大项，即转译为“坚固”、“实用”和“美观”，在现代J·B·杰克逊（J.B. Jackson）在一篇有名的论文“自然的模仿”中，引导我这一代的许多人重新阐述这三要素：

“作为一种人造环境，每个城市都有三项要实现的功能：它必须是一个公正而

有效的社会机构；它必须是一个有益生物健康的栖息地和它必须是一个给人以持续满意的美感体验之地。”

——Jackson and Zube (p.87)

承认我们的城市很少有几个能实现这些目标的，也就是承认对那些搞设计和规划的人来说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景观建筑和建筑学不同于经常称之为“美”的艺术，因为前者被认为是“实用”艺术，就其本身说，它们需要满足社会 and 个人的需求，考虑到人们各式各样，这可是件难办的事。但这样的要求并非不合理或不可能，正如无数成功的村庄、城镇、建筑物和景观充分显示的那样，它们贯穿历史，在各个洲（南极洲除外）一直存在着。

同样千真万确的是，整个历史上也存在规划拙劣、建造糟糕、难看、危险和极其有害的居民区、建筑物、城市和景观。20世纪广泛地体验到了极好和极坏这两方面的实例，但令许多人吃惊的是，一些已经被规划、设计和建成了的最单调、平庸、构思笨拙、设计低劣和对人类有害的环境，竟然在过去一个世纪里出现在美国和欧洲，而在这些地区，政府机构、经济制度和专业教育及就业都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发达和最有效的之一，有着如此众多训练有素的专业人才的国家，怎么会生成如此平庸不堪、机能不良、不得人心甚至岌岌可危的环境呢？

一部分，就社会和设计人员对待维特鲁威的主题的态度来说，它和整个兴趣及风格有关，即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更糟糕的是，部分是由于对人类的需求和行为习惯置若罔闻。看看建筑行业，显而易见在20世纪初期，在新的结构、建造方法和材料方面，在全世界彻底转变为多层建筑的创新方面，因而改变了城市的面貌和性质，提高了造就不同于早些年代的密集环境条件的能力，所有这些都大力强调“坚固性”。

拥挤、自然和社会资源匮乏、基础设施不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身心健康等问题都是众所周知的，这些问题奥姆斯特德、格迪斯（Geddes）和芒福德（Mumford）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反复讨论过，每个人缜密地研究过城市状况，大家都提出各种景观和开放空间的补救措施，以抗衡由新近的建筑、交通和工作条件给被改造的城市的市民带来的伤害和影响。

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几十年中，在北美和欧洲，每次战后的重建和经济恢复，在规划和设计界都大力强调“实用性”，因为那时人们认为，有了“实用”，其他重要问题和需求就会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形式服从功能”的格言就成了当时的信条，这是对“功能”的全面正确认识。许多从业者和政策制定人似乎毫不在意，城市的迅猛发展和一代社会进步的政府及在机器时代美学和功能主义旗帜下教育出来的设计师们，加之在冷战政策和政治运作中筹集如此巨大的建设资金的困难，均因1967年和1968年波及大西洋两边的事件而猛烈受阻。在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中东、墨西哥和英国，对国内外政策、对万恶的战争、对种族民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待遇，对失败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等的愤怒，导致骚扰、抗议和动荡。

在所有这些国家里，建筑师、景观建筑师和规划师们在这类事件中首当其冲，在有些情况下，也波及那些反对现存秩序和政权的领导人，这样造成的后果是：整个20世纪70年代，随着年轻的设计师们、学术机构以及社会和自然科学家们专注发生的问题，在设计和规划中，人们的注意力大量集中在理论和研究工作上，如雷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沉默的春天》（*Silent Spring*）、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威廉·H·怀

特 (William H. Whyte) 的《大爆炸中的大都市和最后的景观》(The Exploding Metropolis and The Last Landscape)、奥斯卡·纽曼 (Oscar Newman) 的《防御空间》(Defensible Space)、康斯坦斯·佩林 (Constance Perrin) 的《心系人类》(With Man in Mind) 以及其他许多书籍、论文、讲演和事件都向设计师和规划机构提出了挑战,重新思考他们的理念和习惯。造成的一个后果是应运而生的各种团体和组织,例如“环境设计研究协会”(EDRA),它一直延续至今,它起初研究和宣传原先出现的研究项目,即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人们究竟如何使用开放空间和进行活动的、他们真正思考和需要什么以及设计师们怎样才能设计出更加有效的场所来。

杰出的个人,作为领袖人物涌现出来,他们有着全新的方法,全新的成就。例如景观建筑师劳伦斯·哈尔普林 (Lawrence Halprin) 和伊恩·麦克哈格 (Ian McHarg)。哈尔普林为专注集体经营项目的社区作坊研发了一个模式,也提出了符合某个特殊社区和地方的需要和愿望的场地设计策略。麦克哈格则创造了一种分析叠加法,它考虑了整个自然和社会因素,这些因素可以为景观规划,不论是特殊开发、保护还是设定的一套价值和目标而被用于生成基体和非传统的综合法。遍及发达国家的许多规划师和设计师,受到这些研发的激励,也投身于相似的活动和方法研究,一个积极的成果就是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出现了环境立法、规章及各种层次的政府机构,以监督修改后的土地规划和设计。

从“实用”的立场看,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大西洋两边干得很不错。就生物生理学领域说,整个景观建筑界在土地规划总的认识态度和方法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就社会方面说,其成果较为复杂,也不明显。好几个美国第一流的院校景观系试图结合社会科学。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

学和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两家把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纳入其景观建筑教学人员内。尽管千真万确的是,众多的教师和从业者,受有关空间的社会用途之类的问题的启发和在某种程度上对他们更加敏感,从这些和其他学术机构涌现出来。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景观建筑的实践尚未特别文明进步,或者说,尚未像生态问题那样转变过来,究其原因,可能有好几点。第一,基础知识、主要资料、有关人类——环境互动的人类生态学和社会学(更不要说生理学了)的诠释和理论,远不及自然科学那样发展,受充分理解或一致认可。第二,掌握在其他人手里的应用科学,不管是政治家还是设计师,都要求很好的技能、关注、知识和洞察力。就如近来的情况所证实的那样,全球变暖和试图说服像中国和美国这样的发展大国的领导人改变污染排放、能源消耗和碳循环,即使我们拥有大量事关切身利益的证据,要改变目前的发展现实也是困难重重。

社会科学冒险涉足更加激烈竞争的领域。关于从事研究的人员的价值观和可能产生的偏爱以及他们动机等问题差不多总是争论不休。20世纪里造成过灾难性后果的声名狼藉的政治和社会事件的幽灵,在我们现代仍然出没作祟。然而,不顾事实,放弃研究和继续单凭直觉、经验和一些人的政治态度,不管用心多好、多聪明及对一个群体的大多数多么有代表性。而试图建造住房、社区、城市 and 地区。都只能是可悲地缺乏适应性,有时甚至濒临犯罪的边缘。因此今天的设计界和规划界需要的只是更多更好地支持我们工作的信息。

曾经一个时期,宾夕法尼亚州的景观从业人员渴望有一本《设计结合自然》(Design With Nature)的续集《人性化设计》(Design With Man),但因在工作室、设计研习所评论和教学会议上爆发了有关

决定论、阶级、不平等和相互对立的社会价值观的辩论，该书未能问世。社会科学家常常对设计师们提出的问题和预定的采访大为吃惊，而设计师们则老是为社会科学家对深切的美学或生态关注置若罔闻困惑苦恼。最终，这样的合作本可能会产生的任何成果却在那十年中没有产生，因为美国、英国以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政治气候，首先撤销了原来承允开始合作的财政支持。

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种保守的对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乐观的自由主义做法的强烈抵制开始了。里根政府和撒切尔夫人政府解散了机构。公共设施、规章制度和部分只有在最近才建立起来的环境措施，并且削减了研究经费从特殊关注的领域到景观建筑尤其是涉及环境、能源和公众健康。

这些事件后并非一潭死水，风平浪静。1980年威廉·H·怀特出版了《小城市空间的社会生活》(The Social life of Small Urban Spaces)，厄夫·朱伯(Erv Zube)和他在马萨诸塞大学的同事们几十年关于景观的公共态度和认知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景观杂志》(Landscape Journal)应运而生，传播学术论文，尤其是社会研究和理论方面的论文。欧洲的埃尔斯维尔(Elsevier)力图公布研究成果。“国际环境设计和研究协会”(EDRA)继续主办年会、出版和颁奖活动。克莱尔·库珀·马库斯(Clare Cooper Marcus)、兰迪·赫斯特(Randy Hester)和他们在伯克利的同事们杰伊·阿普尔顿(Jay Appleton)、段义夫(Yi-Fu Tuan)、比尔·希利尔(Bell Hillier)以及其他在伦敦巴特利特学院的教师、在爱丁堡的凯瑟琳·沃德·汤普森、在哥本哈根的扬·盖尔和其他许多人在过去20年间不断公布考察开放空间设计和人类活动的工作成果提出问题：“人们做什么？为什么？他们怎样考虑自己的空间、自己的生活和生活

质量的？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其范围涉及哲学、理论、实验、研究、发现和统计。内容非常丰富，然而……

对真正的科学家来说。随着研究经费普遍减少，但不特指某一项，一个维特鲁威第三主题“美观”的高潮却在景观设计界骤然兴起，但和后现代古典主义、折中主义以及大地艺术的形式不一样。多年来的所谓“功能”规划和建筑，充其量产生了大批单调乏味，令人沮丧和平庸迂腐的东西，而且无疑在艺术上是极其贫乏的。于是许多景观建筑师求助于过去，向返祖和历史寻找灵感，这一点可以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产生的浮夸、荒谬的新古典主义作品中得到见证，他们更少考虑儿童、老人、少数民族甚至为社会支付和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年、中低产阶级工人们的需求和信息。同样，这个时期渴望以青铜时代的形式、太空时代的材料和拼贴组合的方法生成“艺术品”的设计师们打造出来的景观，往往证明是和那个时期的毫无生趣的复古主义的作品一样，无用、机能不良和无人喜欢。

即便对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不甚满意，但这种作品中的一些的起因还是可以理解的。一个景观具有的并有利于其保存和延续下来的“功能”之一是“美感”。虽然美感的含义依地区差别和社会差别长期以来不尽相同。但似乎可以肯定：各个社会对这一现象都有自己的道理。本书收集到的一些研究在其发现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不论是在老年痴呆症患者管理中心，还是城市人家周末到农村郊游，寻求自然环境赋予的乐趣都显而易见。同样，通过同自然环境的接触，尤其在城市中心，已经获及的有益效果在本书的一些章节里一次又一次地得到了证实。这些论文的一个优点就是它们的论证都伴有细心的观察、事实和景观建筑师们深信的数据，也就是说，

许多人（如果不是绝大多数的话）都对自然景色和它独特方面有着一种内在需要，具体如水景、树木、花卉、阳光和泥土，这一点对完全健康的人和病后或手术后康复的病人都一样。

就其本质说景观建筑一直保持着既是“艺术”又是科学，这一点部分因为不管我们对人类历史、行为和自然科学知道多少。每个项目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成为一种全方位的实时实地的实验。对那些具体的个人来说，以前这个时候却从未修建过这样的项目。但是我们积累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作出有见识的判断：人们走进某一独特规模和比例空间时有什么感觉、某一独特树种怎样在特种气候和地点生长，事物本身如何支撑和损毁的。我们知道，某些真理会保持不变；大热天人们在树荫下乘凉倍儿觉舒服而在冷天里晒太阳很高兴；潺潺流水令人心旷神怡而人们特别是孩子们会被吸引过去。我们还知道，大多数人喜欢用某种方式调整空间以符合自己的要求，不管是坐下前先挪动一下椅子好观察或靠拢别人，还是童年时挖挖洞、堆堆山。

以下章节涉及好多领域这样的调查。促进了对健康、行为以及环境怎样提高个人和集体保健与社会安宁的判断——通过组织安排及环境物质特性和要素，从环境规划和设计着手。调查的主题广泛多样，诸如乡村景区寻路系统和标识、流动和长期定居人口对景观理解的差异、独特的城市住房布局对老年人行动和青少年侵入方式的影响。本书收集的文章证实了这些基本真理，但在具体调查中要深入得多，论文包含了每个专业人员应该吸收参考的资料。

教过书的人都很清楚：虽然多数设计人员对理念感兴趣，喜欢读书，十分渴望尽可能多地了解和熟悉自己的专业世界，但有时却难以让学生（或该行从业者）离开计算机和图纸，离开商讨对策的冗长的会议而安安静静地看看书。作为教师，我们也渴望有吸引他们、充实他们和为他们的工作提供信息资料，我们到处寻找能帮助他们成长和查出个人幻想和自身经历和习惯的小圈子。正是本书收集来的这些论文和研究成果才能帮助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但有这些研究资料，而且每位作者还为其课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参考书目，在好些情况下附有独立的词条，内容广泛，前期必备。单是收集的参考书目一项，就足以使本书当之无愧地进入每个景观建筑师的办公室。多年来作为一个专业人员我一直在努力寻找文献资料，帮助业主和公众人物确信，我们推介给他们的许多古老的真理和常识性理念。并不只是某个人的突发念头或绞尽脑汁的天真想法。我要再次强调，正是本书要做的工作。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也正是这种工作，激励人们向这些有才华和好奇的人要求和期盼更多的东西。

参考文献

- Jackson, J. B. and Zube, E. H. (1970) *Landscapes: Selected Writings of J. B. Jackson*.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Vitruvius, in Morgan, Morris Hickey (1914) *The Ten Books on Architecture*. Edited by Tom Turner in 2000. Available at www.lih.gre.ac.uk/histhe/vitruvius.htm.

前言

本书的问世是希望讨论当前包容性接触（inclusive access）户外环境的规划、设计和管理方面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要在一本书里收集系列观点，论及什么是构成社会包容性开放空间的优秀设计和在21世纪初焦虑和期待的压力下，在室内和室外、公共与私有、集体与个人空间以及它的使用概念重新被定义之际，存在着什么样的支持这种设计的科学研究。本书的主题反映了这一发展变化的领域，在这个领域里2001年成立以来的“开放空间研究中心”一直扮演了主角。我们向国际上一些领域里的领先人物邀稿。他们带来了一系列学科观点——从城市规划建筑和景观建筑到公共政策、环境心理学以及城市和文化地理——到政策和规划分析、包容性设计以及重点关注人们进入和接触开放空间的开创性研究方向。

本书的问世源自这样一个信念：包容性接触高质量公共空间是民主和社会平等的基石，是和社会和政治参与的基本条件，也是提高福祉和生活质量的大有潜能的主要因素，因此，包容性接触开放空间应该被视为优秀规划和设计实践的核心。实际上，在英国，遍及欧洲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旨在改善人们生活质量的政府干预最近已经趋向优先考虑某种色彩性设计，即便不总是付诸实践的话，起码也是宣告了的。包容性接触问题是城市复兴和搞活城乡旅游业的规划核心。在英国，实行机遇均等，种族关系和反残疾人歧视立法，都强调有必要扩大所有人享用商品和服务以及直接处理好用户的需求。在这些背景和其他许多情况下，接触开放空间和便于实施的设计就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了。但是“包容性接触设计”究竟指什么？在需要关注的各种背景情况下，怎样才能实行呢？在试图了解社会排他性多变的环境和人们认知、使用及回应开放空间的方式时，理论和研究提供的洞察力怎样才能在包容

性设计中完善各种方法和实践？对这些研究启发得到的理解力的挑战和可能的局限性又是什么？本书通过探讨不同年龄、能力、民族和社会文化群体的人们进入和接触户外自然环境的详细情况，使包容性接触设计融入环境背景。本书及其撰稿人提出了在系列社会和环境背景中，观察研究使用开放空间的成果，从而重申对所有人接触环境的重要性。这些环境对健康、发展和福祉充满了机遇和支持。事实上，它强调了这一论点：开放空间应该成为一个欢乐、愉悦、诱发和反映我们大家“爱玩的天性”的地方。

本书编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涉及在城市和乡村地区人们同各种规模的户外环境间的相互影响的规划政策问题；第二部分探讨了在独特背景下和从种族、年龄和文化的角度看的排他性体验；第三部分重点关注以事实为根据的包容性接触户外空间设计的奋斗目标；最后一部分则提出了在研究开放性空间创造性方法和新的理解的第一线的人的观点。

扬·盖尔为第一部分开篇，提醒我们为变化中的公共生活设计公共空间的重要性。利用他自己几十年来在哥本哈根的专业经历的实例，他总结了20世纪早期欧洲城市文化中以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复兴为基础的争论，而他一直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在第2章中，肯·沃波尔收集了有关包容性接触绿色空间的规划和公共保健政策等资料。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当承认非正式的户外娱乐活动常在公共保健中所起的作用。也应该在当前的投资政策中反映出这一点。在第3章中，凯瑟琳·沃德·汤普森通过探讨人们如何接触户外环境，并为一些影响人们认知和利用开放空间的方式的参数提供证明，从而结束本书的第一部分。

本书的第二部分考察了社会排他性的各个方面。在第4章中，朱迪·林·翁提醒我们：民族群体的

参与是规划和设计可接触的开放空间的主要挑战之一。她揭示,群体参与,以社会和文化相关的方式如何能使开放空间被创建和管理的。在第5章中,西蒙·贝尔和艾丽西亚·蒙塔津诺调查了生活在不同的乡村地区的人们经历的社会排他性的状况。他们以苏格兰和拉脱维亚作为案例研究探讨了20世纪早期欧洲不同年龄的人群对社会经济的缺陷、物质环境和生活质量的不断变化的认知关系。最后在第6章中,彭妮·特拉夫罗调查了什么是对青少年最适宜的开放空间。她认为,设计师们需要懂得年轻人对公共空间的使用和体验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其中充满了紧张和质疑,但对他们的成长和幸福仍然很重要。

本书的第三部分探讨了实践中的包容性设计以及支持某些处理方式和设计办法的积累例证。在第7章中,罗宾·C·穆尔和尼尔达·科斯科在一个根据通用设计原则完成的美国公园案例中质疑设计师们,提出高质量公共空间和利用多方法手段评估社会包容性。他们的成果赋予那些想要提供包容性公园环境的设计师和规划师们就环境/行为发展学以非常切实可行的洞察力。在第8章中,凯瑟琳·索思韦尔和凯瑟琳·芬德利分析出寻路难题是接近乡村的障碍,并介绍了有创意的“景点发现者”评估工具包,作为一种变理论为实践的手段,使寻路根据更有效。在第9章中,尼尔达·G·科斯科重点关注有益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室外玩乐环境的设计。她认为,儿童室外看护是学龄前儿童身体活动的最紧密的关联因素。并且提出采用评估手段如“学龄前户外环境检测标准”(POEMS),以检测整个学龄前户外玩乐区的质量。在第10章中,约翰·蔡塞尔利用老年痴呆症患者康复花园的案例,致力于有关认知障碍者的包容性空间设计的机遇和挑战的研究,他认为,虽然康复花园设计的理论和实践很先进,但入住后

评价仍然告诉我们存在着重大的方法难题。

本书第四部分重点关注研究包容性接触户外环境的一些最有前景的和创造性的理论与方法问题。在第11章中,杉山武美和凯瑟琳·沃德·汤普森探索了很有意义的理解物质环境和老年人活动量之间的关系的方式,他们提出了“环境支持性”的理念和两种检测有关老年人的户外活动的环境质量和生活质量的方法。在第12章中,特里·哈蒂格探讨了恢复性环境如公园和开放空间增进身心健康和福祉的一些方式。他对形成这一理念的复杂理论作了清晰易懂的解释,并且分析了三种研究恢复性环境的方法措施:离散的恢复性体验研究;反复的恢复性体验的累积效果研究以及社会生态对接触利用恢复性场所的影响的研究。本书第13章也是最后一章由彼得·阿斯皮诺尔编写,提出了在社会研究中怎样评估生活质量的问题,并且提供了一些不同寻常的创新量化方法,以用于景观建筑和环境设计。最后他通过描述一种独创的贝叶斯(Bayes)方法阐明(尤其是在有争议的情况下)在该领域里的一般研究发现什么是可信的。

简言之,本书说的是有关人们接触户外环境——街道和广场、花园和公园、林地以及更为广阔的乡村。它评论了近来有关人们对这类开放空间的体验的性质和价值的例证,也分析了在21世纪为了满足人们的需求和愿望的优秀设计的要点。它期望未来提出新的方法以形成对城乡景观怎样才能有益于健康和生活质量的包容性理解。

本书的内容反映了“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累积的不断扩充的专业知识量和从2004年在爱丁堡召开的“开放空间:大众空间”大会上获得的观点。这次标志性大会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250多位代表,涉及多种学科,扩大到政策和实施领域以及学术研究。会议的专业范围,在本书的作者中反映出来,

他们以系列课题，对人们接触各种规模的户外环境提出了可贵的看法，这对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设计师、规划师和管理人员都将很有价值。

我们希望本书将对设计界具有特殊的兴趣——景观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建筑师——以及规划师、社会和环境科学家、保健政策制定者和专业人员，还有那些在社会服务部门包括儿童成长、保健和社区发展工作的人。它也将成为那些想要深刻理解包容性接触户外环境、考察社会包容的概念和实践等问题以及解决包容性设计的方法论和理论难题的学生们的一种有用的工具。

如果没有撰稿作者的耐心慷慨合作和彼得·阿斯皮诺尔及西蒙·贝尔所花费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帮助审阅了所有的文稿，本书就不可能问世，谢谢你们！我们特别感谢安妮·博伊尔（Anne Boyle）堪

称典范和令人愉悦的编辑协助，没有她本书将决不会按时完稿，而且很可能在进行中失去一些作者。我们也感谢安娜·奥姆（Anna Orme），作为“开放空间研究中心”的管理人，她从最初的代表大会理念起一直负责长长的全过程。我们感谢那些允许我们在本书中使用他们具有版权的图像资料的设计师和摄影师。最后我们感谢我们的出版人卡罗琳·马林达（Caroline Mallinder），她从一开始就支持本书的理念，感谢我们的委托编辑凯特·麦克德维特（Kate McDevitt）、我们的助理编辑简·怀尔德（Jane Wilde）和在Taylor & Francis出版公司我们的制作编辑斯蒂芬妮·科里根（Stephanie Kerrigan）。

彭妮·特拉夫罗和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2007年2月

目 录

撰稿人名单 / iv

序 / vii

劳里·D·奥林

前言 / xii

彭妮·特拉夫罗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第一部分 政策问题：设计包容性可进入开放空间，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 1

第1章 受变化生活影响的公共空间 / 3

扬·盖尔

第2章 “人类健康高于一切”：公共健康，公共政策与绿色空间 / 9

肯·沃波尔

第3章 爱玩的天性：何种原因使接触户外环境的人不同于没有接触户外环境的人？ / 19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第二部分 排斥的本质：不同环境中的排斥性经历 / 33

第4章 文化、文化遗产和进入开放空间 / 35

朱迪·林·翁

第5章 景观感知——反映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与社会排斥在不断扩展的欧洲，这具有什么意义？ / 45

西蒙·贝尔 艾丽西亚·蒙塔津诺

第6章 绘制公众领域中的青少年空间地图——特性、空间及社会排斥性 / 57

彭妮·特拉夫罗

第三部分 设计问题：设计挑战在哪里？实践中的包容性设计意味着什么？ / 67

第7章 用何方法使公园能够设计得具有包容性和通用性？一种多方法的探讨 / 69

罗宾·C·穆尔 尼尔达·G·科斯科

第8章 “你只要跟着这些标志”——了解乡村探访者寻路问题 / 88

凯瑟琳·索思韦尔 凯瑟琳·芬德利

第9章 发展中的基于证据的设计：户外少年儿童健康发展的环境影响 / 99

尼尔达·G·科斯科

第10章 老年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康复花园——治疗结果的证据基础面临的挑战 / 107

约翰·蔡塞尔

第四部分 研究课题：研究有哪些挑战？哪种理论与方法最有希望？ / 119

第11章 测量与老年人生活有关的室外环境的质量 / 121

杉山武美 凯瑟琳·沃德·汤普森

第12章 将恢复性环境理解为健康资源的三个步骤 / 129

特里·哈蒂格

第13章 论生活质量、分析和以证据为本的看法 / 143

彼得·阿斯皮诺尔

第一部分

政策问题：
设计包容性可进入
开放空间，当前面临的
挑战是什么？

受变化生活影响的公共空间

扬·盖尔

简介

近几十年经历了一个由工业社会所必需的公共生活到一个休闲和消费社会可选择的公共生活的渐变过程。曾经固定的、相对简单的城市生活变得越来越充实和丰富多彩，人们的城市生活也有了更加多样化的选择。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过渡的时代，原来不受关注的城市空间也将会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例如过去，人们在使用城市街道和广场时往往不考虑其条件和环境；而今天却已经大不一样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会对环境和条件进行选择。

应该强调的是，本章描述的变化只涉及经济发展业已引起向休闲和消费型生活方式转变的社会，而在世界许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公共空间生活一般尚未真正演变到这种阶段，生活仍然大大受制于各种必需的活动。

传统城市：集会、市场和交通空间

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城市空间通常具有以下三个功能——集会、交易、连通。作为集会场地，城市是各种社会信息的集散和交流场所；作为市场，城市提供了商品和服务交换的场地；作为连通点，城市街道具有连接的功能，使各个地点得以彼此相连（Gehl & Gemzøe, 2001）。

这一模式贯穿古希腊和古罗马城市的最初的城

区居住点，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城市以及文明时代和工业时代城市。纵观历史，城市空间充斥着人类以及他们的活动。那时，城市空间中的生活是整个社会不可或缺且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历史上各个时期无数的记载、绘画、雕刻和早期的摄影图像都生动地表现出这一点。

直到大约100年前，这一模式仍然延续。就如我们在1900年前后的照片和街景雕塑见到的一样，城市空间的功能仍是提供聚会地、市场和交际场地。街上挤满了背着包裹和货物的人群，许多人在城市中穿行，这证明当时其他可用的运输手段甚少。商品从摊位或街头小贩手中卖出。街头和广场上无数老老少少的人就是这样过着城市生活。只是因为他们的拥挤的住所、小小的店铺和狭窄的作坊，没有足够的活动空间而出来走走。这些旧照片清楚地显示出公共城市生活完全受日常起居等基本活动制约。



图1.1 1880年，哥本哈根主要街道的城市生活（版画）。忙碌的人们在街道上进行着与生计有关的活动